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九

秀水沈國元述

丁未

萬曆三十五年

二月會試以掌翰林院禮部侍郎楊道賓協理詹事府禮部侍郎黃汝良充主試官取施鳳來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璠圖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人文之盛亞于壬辰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林欲楫姚宗文丁紹軾成基命李光元韓日鑽張廣李康先李標傅振商潘潤民唐大章徐養量楊道賓錢龍錫李胤祥麻僖楊嘉運以掌翰林院事

傳事... 卷三十九

是大學士朱慶等王疏會推諸臣

聖諭云。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已聽用矣。  
朕思在舊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  
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卿可擬  
論來行。特諭卿知。欽此。

吏部奉 旨。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遣

官召用。錫爵具疏謝。恩辭。召。出文肅文集

六月二十四日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  
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

破故不  
山下之  
皆受其

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  
民滄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  
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嘉靖  
甲寅更深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  
三百六十石滄歿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猶多公私器  
物民間田廬一切流盪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  
奔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堙不可涉誠近世未有之變也  
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  
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出小

奉旨禮部尚書于慎行入東閣未赴本議文定

古也者  
夢而明  
切實人  
有所推  
其論是者

以養而高。李廷機爲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廷機拜。命未及。驗年卽杜門乞休。半歲之中。疏居四

十餘上。俱不報。所著九邊屯政考。寔。朝廷長慮。其

辭曰。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國家光邊之

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

亘數千里。于焉耕耨。于焉捍禦。蓋卽古寓兵于農之遺

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

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于上者。預擊畫于

下。將臣經畧于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

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

也。高皇帝閉海內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由西泌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井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上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

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勦力。轉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勵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漕輸貿易。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

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削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涅中涓。涇涼州振武之塞。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趣。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



之所議者矣。則有權之以弗靖持之。以太。○  
明日。○徵。通。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備。塹。邊。○  
病。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  
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芟。粟。不。繼。士。馬。不。○  
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  
各。邊。撫。臣。選。幹。吏。關。荒。蕪。葦。豪。強。覈。乾。沒。修。亭。障。遠。斥。○  
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  
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  
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勸。○  
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

明詔能有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  
折紉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輸  
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  
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  
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  
功積豐於垣士戕於伍內有以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  
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捷虜其誰與敵哉

出臣奏議

大學士朱軾疏畧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等之言流離  
瑣尾無非感悟等之狀乃者齎捧官來卽說礦稅各處  
書來未開緘面知其誑礦稅令等如何抵對如何籌塞

抵對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謔。

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指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日堦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接劍相視。諄諄橫加輔相之地。真苦海矣。出奏記

初平秀吉將成。令源家康領東北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會景勝。叛據關東。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敗。輝元專國政。秀賴因娶家康孫女。而薩摩州兵最勁。太守平義弘。稍與頡頏。及家康老。兩會幾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子為難。勢且中變。往丙午朝。鮮偵報家康已代秀吉為王。

盡反前轍。迨丁未，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賴於大坂，止給廩食。頃則復以兩首吞櫻，來報然。竟未審情實。出日本記

水兆

一宗室入門，見一巨人從北來，著白衣白幘，耳有鏤，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出小

方

汪宗孝欲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綵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聖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聖童子從之，請鼓舞木屐，跳瓦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丁未入京師，至蕪城，店作夢。文皇遣縱騎召使。

經宗在天  
之靈無時  
不以尺介  
萬心聖子  
神聖會神  
體所於念  
之曰復宗

卷三十九

六

進。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  
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恐離子舍文  
皇色不懌有阜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  
三楚三吳沉寗產蛙人相噉食宗孝傷感遂病卒

紀錄  
宋編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

本朝公案  
一功

二月閣臣葉向高上當今第一急務疏曰臣少讀大學一書共論治國乎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為天下國家者今日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錄矣選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常經年曠業祖宗設立百司庶府強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贊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利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聖心

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員缺許多亦未

臣等發見  
處與以明

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即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平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操舟順水。安流篙師柁工。或不必盡具。至於急浪驚濤。前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紀綱法度廢弛已極。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以重斲。不知爵位官職皆出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歡呼曰。此

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財。今日在廷諸臣。頗

知尊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肯希圖榮寵自  
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爲此以  
催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厲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  
皆輕視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歎况人  
品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亦有身受  
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槩以嗜進錄  
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爲今日之紛紜  
正繇于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  
多臣願

用人法皇上崇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廢也。至于理財則更可慮者。太倉積儲盡。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即天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酒榷之餉日望救于西江。無米之炊徒興嗟于巧嬾。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無如是之困苦危急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者

聖心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公共。非上所得私。况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爲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其臣妾億兆富有四海窮

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測。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膝鎔。此何貴于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股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竄彼縮。理勢必然。今葢救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卽思逃徙。兼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剝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逋。輒疾首蹙額。怨詈守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卽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

金庫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捉襟露肘。卽臣在商賈。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酌行撥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財。將安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至相與諍語。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猶未定。邊事尚紛。遂左諸夷。雄黠日甚。雖聖明在御。恩威懼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庚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

平項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藉  
皇上威靈攘除戡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今滇南  
諸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  
之臣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  
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昔之來天下人見

皇上拔臣于疎遠之中以為曠世遭逢必有一番聽用一

番感格臣亦稟稟兢兢被濯振奮惟恐以不肖之心有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日見朝端景象空虛若

此竊謂處二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

發。發。皇。皇。之。慮。心。竊。惜。之。日。追。隨。二。臣。見。其。高。目。焦。心。繼。  
憂。積。念。諸。所。務。請。肝。胆。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東。宮。開。講。之。期。頻。煩。懇。濟。皆。不。得。報。每。  
相。對。嘆。息。以。為。居。如。此。高。位。受。如。此。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天。顏。退。不。能。發。舒。悵。歎。每。日。所。供。不。過。票。擬。尋。常。一。二。套。  
數。本。章。以。為。職。業。心。竊。愧。之。臣。至。愚。極。陋。雖。欲。效。勞。美。之。  
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人。理。財。二。事。妄。意。

皇。上。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其。私。乘。  
忖。度。冒。昧。言。之。蓋。實。見。今。日。國。家。治。亂。安。危。關。不。容。髮。  
若。只。為。諸。臣。一。身。計。進。退。用。舍。為。持。籌。主。計。之。臣。較。尋。常。

盈虛出入則臣萬不敢以此輕煩君上自取頽聒之罪  
伏望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等  
所推日講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  
次第檢發令其供事仍勅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  
少作何處補何事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宣索  
上供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打格墮竭之病爲之一瘳而

太平之業可立致矣

論屏  
奏草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  
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  
被滄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

不致淨已  
無其情狀  
似古卷記

積之必厚  
楚山無恙  
西王

苗將播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  
漂屍，慘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膏都宮闕，監廁  
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爲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晝  
航橋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吳固水鄉，加以霖雨夾旬，城中架木而居，鄉民鼓舟而  
竄。田室廬井，鷄犬桑麻，蕩然無復存留。一望汪洋無際，  
民艱於食，旋有聚衆行掠者。撫臺尉懷魯素有威望，厥  
處數人，而東南賴以靖謐。

時蘇人某從湖州歸，方二百里，舟人鼓柁而行，每逢埭，  
址窳基則畧轉一棹，竟以半日抵家，不復知太湖今在

何處矣小

以濟浙東

十一月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課儀真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直嘉湖三府

即

字字危球  
通至終萬  
九所僅不  
純日定

閣臣葉向高條陳時政揭曰臣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眞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尙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竈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歲闕郊關九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卽九門亦各使大臣分守今劉鎮報虜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驚。畿甸萬一。邊臣不戒。如嘉靖。將令  
何人任管鑰之司。故奔走禦侮之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尚  
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日  
來控訴于臣。工部又以賞夷。無措。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  
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相尤。臣每票擬此等  
章疏。則茫然莫知。爲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  
何。又復澀情。苦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  
爲國乎。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亾。流竄每聞號訴。盡  
爲酸心。叩其受害之故。半爲鋪墊。半爲奸胥。于國家曾  
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填此窟壑。其亦倒置之甚矣。

倘有風塵之警及于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卽有民亦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人情洶洶。無可委咎。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舊歲于慎行之殺。臣庶以爲美。今賢已垂危。而臣廷機亦真病矣。臣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孱然之肉。其足食乎。日夜憂惶。不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

論罪  
奏草

時福州軍蘇九郎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

卽

輔臣朱賡卒。遺疏請補閣臣。忠相可掬。後諡文懿。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僚。揭云。照得東宮轍講。

將內軍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併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等屢次題請未蒙允補此猶從來所無之事也揆之典制參之時宜元良輔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傳新德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顧天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之蕃堪充講讀官制誥房辦事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事范可悅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量陞

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垓、量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借、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蕃、春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授向經侍書日久。量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伏乞勅下吏部遵照施行。即

陳繼源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受大使不費我錢。及

遷温州司獄窮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

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

請屬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

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

人知性廉  
雖貧不知  
推所救廉  
命之貧者  
俱爲一念  
是貧所累

每以年數  
望數百姓  
饑餓全係  
望今可不  
觀哉

能供餽粥。依老僕以居。人深憐敬之。又聞其爲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然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繼

源溫麻人。

出三司獄傳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可種。出俸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探幽。凡數里。忽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兩關天行。非旦夕可速

以釋民  
以民為

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太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  
一孤樹指曰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  
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  
香美異常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  
人簪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  
又三日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澍因令百姓菜  
蕎並種復大旱四十日前苗盡稿久之忽霖雨無常枯  
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常年數倍民收  
菜曝乾充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詛龍之法令力士繞  
潭極口呼噪詈罵潭中漸有波浪以致雲興雨霈而獨

心主平正  
自足降龍  
野是龍劍  
說亦

無雷梅凝坐不動曰龍亦默耳我今奉天子命治  
姓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  
父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在  
登封輯纂尚書馴雅有體裁

紀錄  
彙編

清廷式四  
餘

巳酉 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云今日民間訛傳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惶之情狀亦可槩見矣劉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抵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爲他日之實事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變盡皆離心誰爲國家效守禦之九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真堪倚任而軍旅一動凡百倥偬一人之身何



以答應。況化龍今尚病臥。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  
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縱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檢發。使緩急  
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  
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發。所濟能幾。  
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警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計  
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檢發  
奏草

劉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能禦  
虜。恐生中變。兵部請申飭京營添設哨探。閣部請

上發內帑以給邊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自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暫挪移，令其日後補還，伏候裁奪。性

羣臣請東宮出講，時輟講已踰四年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聞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爲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寧不立見其斃。此臣之所以懇懇請補閣員也。翰

二月，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叔遠解至京。報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此

吏禮二部缺官掌印副臣梁向高揭奏銓銜典禮事務頗多勢難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之事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在門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陪祭時忽眩仆壇中至今未甦卽本部之事尚不能理況于兼攝伏乞 點用原推官二員

分補二部

補非  
奏草

吏部叅糾擅去諸臣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

即報

請保紀綱  
以爲議論  
之源

閣臣兼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言曰。臣惟天下  
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康  
官輯睦。卽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投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  
心譟競。卽謂之亂。

究于議論  
之故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卽如近日違  
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旣樹。罅隙彌開。始而臭  
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傍觀繼而佐闕。又繼而  
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跡朝夷。好莠自口。遂使盡  
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  
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俟之日後。時

又自定者有爭辨而明者有愈辨愈不明而置之不辨則  
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何不思乎  
然此爲諸臣言耳 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  
故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盈處之議  
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今  
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  
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鬩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  
夫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  
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則毋乃自傷其明而威幾頓乎  
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爲害多見於叔季之世庸愚之君今

聖明在御。乾綱獨攬。豈容有此。誠宜盡發諸臣之疏。勅下。都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由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議論分明。而朝宁之間。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

皇上亦何憚而不為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和氣。正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徇私交。勿以兒女下情。而瀆君父。臣嘗為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識。自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為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未傷也。天下後世以為小人。則真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公論甚晰。自古及今。未有能逃念及于此。將客氣自消。而

事端自息。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爲諸臣忠告者。臣與諸  
臣比肩事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  
界紛紜至此。而臣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  
直陳其愚。惟聖明少加意焉。翰林

牛紙

五月山東巡撫捐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特牛一隻兩頭

三鼻四目二口

賦報

吏部尚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柴  
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字印不得領憑。因  
苦哀。號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疏乞休。閣臣葉  
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

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爲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猶臣之所深懼也伏望 聖明將吏部推舉諸疏 亟賜檢發使不揚得以少行其志而安其身其所光于 聖治聖德真不小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回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况今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卽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疎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卽行檢發該部知道

奏記

上命發餉募兵以拯邊左

那試主考官順天諭德蔣孟育趙用光應天諭德何宗彥



沈馬南師仲浙江編修黃國鼎刑科給事中周曰摩汝  
檢討盛以弘刑科給事中張國儒福建檢討雷思需戶科  
給事中王紹徽湖廣編修龔三益戶科給事中顧士琦河  
南吏部主事王宗賢兵部主事胡思伸山東刑科給事中  
彭惟成工部主事邵輔忠山西尚寶司少卿魏可簡兵部  
主事曹珍陝西吏部署員外郎袁宏道兵部員外朱一馮  
四川戶部員外張之厚刑部主事王元雅廣東刑部主事  
鄒元會工部主事趙賢意廣西戶部主事劉仲斗行人丘  
懋煒雲南戶部主事朱之臣中書舍人李成名貴州評事  
丘雲肇行人陳伯友

詔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遼東原屬山東，士子赴試，輒遠。嘉靖甲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己酉，從言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為令。

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既入闈，是日雨如傾。至初九，不絕。水強二尺有咫，厲風隨之，垣壞壁穿。至初十日，雨漸緩，行泥淖中，乃以十二日為初試。報

卷之三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搢云：伏覩玉牒，紀載宗支係。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曆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奉旨命翰林院委官纂

絕事人人  
先知之人  
人備萬之  
足以納之  
四明李特  
天結

制浩兩房官員續修完備進呈訖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薛  
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逾  
十年宗支日益綿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  
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 勅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  
取勘明白照例委官續修揆之事理勢難再緩矣未記  
附臣葉向高請處置邊餉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  
爲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  
其昨李化龍告臣謂此有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  
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罄竭  
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內向卽相率投虜天下事將

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

聖明亦必爲此。榮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爲備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首雖強橫。我亦何主。坐受其禍哉。今刻遼兵。倘皆缺。至數月。其養馬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况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憂也。誠可痛也。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懇帑以濟此急。而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爲分厘竭。同寺又那借。將盡萬想千思。策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

臣會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

皇上將此疏亟發勿待三日如復遷延遲緩視為故常則臣真不知其禍之所於矣

閣臣業向高再請會議兵餉揭云昨接劍遠總督王象乾揭報言達虜頭目十箇共聚精兵五萬餘要明犯鐵嶺衛等處暗搶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罪此其勢已極爲猖獗而督臣又移書于臣恐此虜與合謀東西竝舉遼東孤鎮難以支吾卽欲發兵應援而糧草久缺兵不肯行然則邊鎮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白易曉臣四

天稟陛下廷臣會議而皆留中我

皇上神明聖武留心邊事何致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臣會議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觀士庶之家苟有蓄積則必高其垣墉多其奴僕以爲捍衛卽糜費不惜何也小有所損則大有所全也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蠢爾犬羊生心日久有如邊鎮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爲皇上守此者誠使割內帑之什一以充軍儲資之捍衛其爲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細觀事勢實萬不容緩臣若不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于臣故敢冒昧直

陳如此

論罪奏草

數月之間  
災異迭見  
恐見可不  
畏其政應  
耶

是年嶺鎮地震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成人民  
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別異  
形恠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牆一千一百餘  
丈壓成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毀壞無算山東旱蝗饑  
南真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

邱報

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已又闢入靖安  
堡聞那林李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撫順  
關脅蟒段牛酒已又勾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  
更日夜告急時按部御史請添募兵及改三協父寺馬廐  
鑄甲急撫北關收宰煖以折其謀

建夷考

為市終不可

唐經傳  
有弊領折  
術之思

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侵閩廣。日本考  
時朝議九于金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為率，事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史臣何宗彥防海固藩議曰：今之譚東事者，蓋贖滿公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款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也。何順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愚我，而其謀叵測。至且旦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非倭之情矣。夫封之足以款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解者之詞耳。俛而聽命必有厚覲，其非愛我也明甚。謂其畏我耶？我之伎倆，倭所早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矣。



其非畏我也。亦明甚。非愛非畏。而竟徬徨觀望。受封以  
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難我也。  
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  
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乖  
而議事者亦誦也。愚請借著而等之。釜山之寇已淡。而  
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  
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汛。勢不得不挾中國。以制朝  
鮮。而中國疲于奔命。憚于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  
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全  
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整于我。此一策也。

不然則直走天津扼我吭項出偏師以綴朝鮮而令其  
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乘汛北指登萊南窺  
閩廣吳越。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蕩漾。莫可端  
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  
外防藩。所謂萬全之畧。烏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  
之爲患也。拒之於岸。不若拒之於海。拒之於門庭之內。  
不若拒之於藩籬之外。拒之於海內者。中國自爲守也。  
拒之於藩籬外者。朝鮮爲中國守也。所謂自爲守者。法  
在據要害而充軍實。夫鴨綠江。朝鮮之特角也。宜宿重  
兵以固封畧。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

時暇則修屯田之政，汛便則扼泛海之路。此遠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頗稱得策。奈何因封而遂廢之，今宜多製餘艘，練習水戰，召募近地土著，雜以商兵，以充其籍。時浮游於波濤之中，時偵探諸島嶼之上，此亦擁護神京之急務也。其他如守沙門諸島，以控登萊，守馬蹟諸山，以控淮揚，守大堵諸山，以控兩越，守澎湖諸島，以控閩廣，各以信地責成，撫按毋令一人一兵得及於岸，方為完策。何也？我師海戰而勝者，十之七，內戰而敗者亦一之七。其故有二：我師入海，效必莫逃。洪艦巨艦，可以凌賊，毒藥火器，賊難近島。一也。

彼欲泊島。我已先據。竟走登岸。我可夾攻。截水而飲。水盡而逃。二也。惟是情竅之罪。宜重。剛出之禁。宜嚴。開謀之賞。宜厚。自防既固。彈丸小醜。尙安能借險陽侯。鼓威海若。以逆我執事之顏行乎。若夫朝鮮之爲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彼其先延祚千百年。類能奉我中國之命。役屬諸夷。雄長海上。豈其於今而遂爲絀弱。夫亦窺其君臣康淫逸豫。素無備而動耳。今播遷之後。君臣上下。捍衛甚嚴。士馬芻輓。徵之諸觀察。各道甚給。起義勤王。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鞭撻。長不及馬腹。倭即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爲甌脫乎。况

不可少

其地有烏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憑籍而守也。宜時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責成之。曰。誰無疾。膏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後布德蠲惠。吊或問孤。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夷傷。補卒伍。據扼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寇退而不能守。夫水激則騰。馬激則騁。况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於朝鮮。奈何視為積弱。而不一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倣漢設一都護。以鎮撫而訓練之。愚竊以為未可。蓋昔日往授。淫掠之毒。已深。怨咨之口。未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雖以漁下乎。能保其不

姑息以縱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爲我能庇之也。庇之而故投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况因糧於彼，則殘破之後，所在空虛，轉輸於我，則千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愚故曰朝鮮之爲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我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我之瑕；朝鮮亦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朝鮮之瑕。其勢若分而不合，然我堅而後可以餘威庇朝鮮，朝鮮堅而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此雖書生之恒談，而究竟萬全之畧，曾不出此。藉第令信無賴之歸詞，昧狡夷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退可以釋肩，遂令兵之已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船之

已造者毀。開塞各悔。長此安窮。其禍恐不可勝悔。嗚呼。保倉。隱而宇屬國。天子之任也。布公道而收羣策。

大臣之任也。執桴鼓而處封疆。將帥之任也。各盡其任。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倚。唐慎之矢可來。而今何大謬不然耶。上與下乖。任與讓左。勇怯互在。行間賞罰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者。愚競競抱杞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亦

伊魯考

各省巡按於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陳鳳

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

送入學者拒之。真一大快。陳後至副都御史。奉和人

女明合行  
寬原迫中  
方可以符  
點鑑之術  
不於則失  
之遊與制  
然與遊也  
卑則

神宗初年，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吳御史從憲收至千五  
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筆，而督學自以干請  
遺者甚多。已酉，陳大綬至，亦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淳  
梁人，先是庠材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浙中，持法嚴，羊牯  
俱絕。先任為秦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  
青衿居間，可以券取。時有泰進屠山之議，屠陞南太常  
少卿，萬曆初，張江陵為政，繩下急，改為祭酒，治如督學  
時，而胡敬菴子義為司業，周亦無錫人，和厚得士心，時  
又有屠毒周全之議，至形奏疎，屠尋轉太常卿。出小  
鄞人，新王妻楊氏，夫戍守節，王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



以祭時河枯無魚、鬻悲慟不已、忽然父持鯉至、以一食  
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為裏感

孺人

出紀錄

庚戌 萬曆三十六年

新刊夏

正月閩臣葉向高奏言青陽肇布 聖政維新懇補閩臣以隆政本。此第十六疏也。其略云。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立之盛事。于天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瞻新輔之丰采。于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得與窮陬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皇上之功德至大也。可謂言笑而志苦矣。

再訪留

閩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贖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

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集

餘。臣。即。有。喙。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昭。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

之。煩。言。如。往。者。元。良。未。建。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

遲。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皇。太。子。春。秋。方。盛。聖。衷。何

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膚。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

口。又。復。滋。多。以。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願。使。四。海

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

少。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瀆。君。父。惟。此。一。事。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毋。論。臣。民。願。望。于。下。即。列

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于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爲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堪進修。伏乞

裁定一日。命皇太子及福王俱出開講。是真日前萬

不容已之切務也。

論罪奏草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國克主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駢。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已酉秋。閣臣上言。庶吉士之選。往每隔一科。自丙戌以來。科科皆選。以致翰林官壅滯日甚。難以疏通。請照往

例隔科一選明歲替停

上從之。故是科無館選。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朝覲俸。深各官。疏略曰。臣惟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爲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兄亦最爲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陞轉。非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爲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去者。故人情甚爲厭苦。即強之位事。亦虛頽不振。于民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朝覲各官。其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災祲。拊循拯救。百凡竭力。其勞

苦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唱應選吏有百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茂任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揆度事勢，萬不容已。乃敢具題，蓋一以爲朝廷存舊章，一以爲地方省勞費，一以爲銓部通選法，非有私于各官也。

伏疾

聖裁

奏記

時京師風霜異常，又日久不雨，苗麥枯焦。

四月朔，途總督王象乾揭報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該地方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就近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邊防。即報

爲難處可  
以處足辨  
一也

附純都御史馬馴疏陳廢疏曰臣伏思非虜爲中國患自  
古有之惟有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戍節止  
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  
武備不修也臣請以修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  
廢置緩急之序施爲相度之宜爲 皇上陳之計我非  
陞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朔  
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  
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千日之銳志別彼醜虜以馬爲家  
何如其倖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  
爲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勅成能以爲技者異

矣。且其膚草毛髮。長養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  
藉烹飪溫煖之細譬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其桀驁猛  
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窺我之際。俟  
我之懈。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能相應。  
內外不及。爲援檄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  
已。屨。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爲。中。國。患。也。然。我。中。國。習  
五。行。以。爲。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  
者。也。上。有。剛。健。神。武。明。略。之。君。我。得。勝。主。者。也。彼。烏。得  
有。其。一。二。以。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  
是。也。益。父。戟。刀。劍。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



架橋。橋是以木勝也。崇城。壘。壘。高。壁。深。壘。是以土勝也。內。則。桑。乾。白。河。盧。溝。環。繞。京。師。外。則。黃。河。一。帶。亘。絕。萬。里。以。爲。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炮。烈。燭。熬。薪。是。以。火。勝。也。斯。五。者。我。算。得。彼。算。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以。我。所。長。而。所。彼。所。短。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有。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每。苦。于。庸。暗。之。君。讒。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阻。撓。以。償。其。事。宋。轍。可。嗟。也。乃。今。

皇上獨攬乾剛。神謨廟算。駕出羣臣之表。固非讒佞可容。喙也。而平虜安邊。以貽百世之太平。此其時矣。凡敵國。

對峙固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爲今之計。惟擊爲便。所以備擊者有三事焉。儲峙爲急。鼓勇爲急。制車爲急。而繕城垣。修斥堠之類。宜次第典舉可也。儲峙之法有三。復榆粟之令。革買賣之窩。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趨額多寡爲賢否。則積多而倉廩寔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芻。換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貴也。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晉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禦虞舍車騎材官。何以黃而車騎老爲

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况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準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房瑄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斷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所駝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

砍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持其編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受復生冒頸再出亦不能支矣管人以虜惟利撈掠不羞逃遁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莽者爲食今不獵沙莽而惟欲冠我中國以爲利必其所利益有倍于獵者而後爲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莽者安且利焉尚何擾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蹤指視以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犬有獲也不然則將安養樂息惟嗷嗷待食于人且曠成驕悍之氣反

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  
馬勇梁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肯養能  
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千人。結  
以恩養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  
邊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何難于燕然之勒哉。此臣之  
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  
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問芻糧所供若干。時運者邊糗  
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何以  
爲自存之計哉。此臣所謂備時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  
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曰一

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衛車、攻車。後世所謂武網車、扁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爲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游衍，疾下風雲，非車不足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疋羸之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剗剗以盡決癰毒，而後徐理其羸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剗刺甚恐人溫補之言易入也。奸諛誤國，故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曰生事，不曰開邊釁則曰冒破錢糧，師旅未興而議論

紛然舉劾一行而經年懲勸雖使願牧衛青等復起將  
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懼不裁則不  
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莫取  
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

皇上推選大臣之兼仁智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  
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必計  
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  
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胡虜侵犯之跡數不必責  
其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  
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爲之排阻掣肘且我國

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北虜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盛今虜突入北固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臣不能預處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爲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開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爲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即分布屯守以安城鎮居民之心開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內寇不作此安畿轉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鼓舞作典則在



雖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

皇上也。

初二日戌時正陽門樓災。

聖諭內閣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爲災小民飢饉。

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定惠以仰

體

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

又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

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官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來行。今一併諭卿知欽此。

五月十一日。

聖諭內閣。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陵墳各門。殿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諭卿知欽此。諭旨

六月。閩臣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揭云。竊惟刑部掌印官。候命日久。催請煩數。未蒙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為同斷。囚米無措。皆令鋪戶包賠。炭者燻蒸。煎熬難過。即重罪者。

不足深恤。而輕罪者亦自可憐。祖宗以來。每年有熱審之例。今常期已過。勢當速行。而三年恤刑之差。舊例皆于二三月題請。延至于今。亦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印爲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

東宮輒講。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八月。閣臣奏請戶禮二部掌印。搗云。目前戶部事務停閣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爲困急。而禮部則頒曆賀冬。皆將屆期。典禮之臣。豈容久缺。即如進貢番夷。有六七百人。又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滯。

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寺錢糧方極匱乏而  
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惜也故敢冒昧上請伏候  
聖裁。奏草

辛亥 萬曆三十九年

考案

正月隔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兵部軍政揚云。臣惟日前有至急二事。必不容緩。其一爲吏部考察日期。其一爲兵部考選軍政考察日期。臣曾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蒙聖諭擬于二月初二日。今已數日。未蒙發下。部院待此。

旨而後可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旨而後可以一體考察。若再有遲延。則必至耽誤。而紛紛人情變幻。日甚其爲。祭典之官。更不小矣。至于兵部考選軍政。疏上已經兩月。未蒙允發。不敢揭揚。好弁乘之。爲非人心。因而疑駭。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年一舉之舊章。

其可視為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二事者皆目前急切要

務。該部已經屢催，尚未得。肯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

明即賜檢發。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取吏取將之大權亦大有補矣。

翰林  
奏草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賜祭葬如例，謚文肅。

三月閣臣葉向高回奏南京刑部尚書李楨擅去掛云竊

惟人臣之去留聽于 君父，若不候 命而擅去，既失臣

義，亦壞朝綱。

皇上以此責李楨，即楨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獲恩之

祖宗朝，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其四品

專以休而  
明臣義比  
身之所繫  
極者速矣

以下官多一疏卽 允至三品以上亦只再疏三疏至四五疏而極並未有十餘疏猶不聽者卽我

皇上初年亦是如此故臣下進退得以從容而不至肩担去之罪自頃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槩不報甚至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留數載疏至百餘困苦無聊人人歎息而廷機又屢次叩 關莫回天聽蓋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二臣含忍寧碎以候

命爲恭亦豈能淹留以至今日哉臣竊度 聖心或以諸臣之求去爲非故厭而置之耳不知其不容不去之故自

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職業不得盡則當去此皆出于迫切至情非有矯飾

皇上所當曲體者也。今李楨既以其病去而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且將踵楨之所爲矣效尤不止臣恐朝廷之紀綱日以陵夷而天下後世

謂

皇上爲何如主乎。臣以爲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先體諸臣之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其去明白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則朝廷之紀綱不失下之而煩言可省上之而國體常尊即諸



臣退伏田野亦頌 聖德于無窮矣

怡神殿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閣臣葉向高具揭奏云竊念連年

天旱陽氣燥烈故蒸而爲火且火神名曰韓攸故韓結之

極亦能致火舊歲正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

係空閒然夫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

以爲細故而忽之也近來庶政隔塞人情鬱結憤悶無聊咨

嗟惋歎皆足以召旱乾而致回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

災不徒在于空宮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

奏草

何視無覺

閣臣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令地

方官多方賑恤

皇明史稿卷三十九

四十一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擊情迫乞歸。歸中  
不敢擅擬留放。搢請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勞煩。懸  
用大僚。及祭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  
出溫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爲自便相率。  
愆然求去。蕭雲舉。許弘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  
得值黨徇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  
十五日。詔掌院王圖廷試貢士。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  
與馬不能行。人言與三十五年之水相同。入歲春夏久旱。

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可望秋成而雨復過膏苗稼浸損秋收無望何斯民之不幸哉新報

上靜攝將二十年臣民思親已久時惟孟冬禮宜頒曆閣臣因上揭請御殿云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福履之盛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

御文華殿延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恭運開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竊見兵部為延緩大捷叙疏與宣大薊鎮聞祝叙疏已經四次發擬俱復留中此乃聖明慎重

爵賞之至意非有所靳但事關邊鎮國有舊章非此無以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死力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今某肅之捷功已叙而延綏獨否陝西之閱視已叙而薊鎮宣大獨否非但人情因此缺望而按之政體亦似不平又昨遼東大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二萬兩給賞亦未蒙 允發竊惟遼東積弱之後有此一捷稍覺生氣而黥首之窺伺報復勢尚猖獗甚爲可慮則夫捐一二萬之金錢以激勸吏士使之感恩用命相率而死敵此亦機之必不容緩者也前此遼將遼兵無人肯戰自

皇上一置修鵠年于重典諸弁始不敢退縮以有此捷臣

以爲有罰則必有賞語云軍無賞士不往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爲恩是尤過事得失之一大竅係而臣不容于不言者也

冬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豎柱疏曰照得左右二門已成惟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又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其爲可惜今沍寒已近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豎柱年復一年復多陰陽拘忌出建愈爲難期而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時豈能堪此况左右已成而中門獨闕非所以肅瞻望也伏乞 勅下擇日豎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 卽報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叙賞。前鎮宣大閱視功次。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勸邊將。前此一查。已經廢闕。今次名爲三年。定六年矣。

按此番所叙督撫諸臣。如蹇達、馬鳴鑾、劉四科、連標、霍鵬等。皆已物故。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可勝歎息。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久。發引無期。禮臣屢請擇地。未蒙 允發。閣部因言李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並葬。

外懼姑置侵地先許貢救寧東方部覆如科臣言

上報可

考

是年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羊腹內剝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詳報

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次日視夫殮畢淚盡血出而死于柩旁先是乙未檢討王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可以風矣

小品

壬子 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國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職以

右庶子郭滂督署院印

印報

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踰期乞發完大典以昭 聖慈

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庄田搨云黔國庄田子粒以庄丁為盜之故該省撫按屢次曉爭兵部覆奉 欽依令有司代徵西南之人無不慶幸今若復准該鎮自收則明旨前後相違人情亦將搖動生變伏望留中不必發行則該鎮與地方相安所全寔多矣

奏草



朝臣葉向高乞休第二十六疏曰。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願苦昏迷。語言無次。不足以感動。聖心。臣之罪也。然使皇上羈臣。而無害于國家。無損于聖政。臣即病困以死。可以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朝政一日不行。日復一日。將使紀綱盡壞。國體盡傷。廊廟不成。廊廟不成。世界。臣雖木石。其心豈能安處。

皇上即視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以置之不問。乃官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之按差。可終不代乎。浙江湖廣貴州之科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古以來。無此事也。或者妄意。

真光人所  
不敢說

皇上罪臣以去要求故難共行則臣以爲要之爲言必有  
所挾臣么麼豎儒譏誅罷斥皆由君父何憑何恃而敢  
言要惟是受恩深重情不能已又生平讀聖賢書事堯  
舜主不欲以阿徇逢迎得罪于天下萬世故目昧煩瀆之  
若是耳今中外離心人人愁歎即筆教之下肘腋之間  
怨聲憤氣已自滿盈種種禍機無人敢說臣方深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願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  
不得舉其職至于閣臣冢卿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  
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

明至無此法也

皇上今日誠厭臣多言欲臣緘默苟容甚是容易但天下人各有心人各有口一臣之順從不足以勝千萬人之怨怒一旦禍變之來即食臣之肉有何益耶臣聞之責難于君謂之恭臣之所望于

皇上者皆易事非難事律以責難之義尚爲有愧若復畏罪懼譴併此不言則真孟氏所謂泄泄沓沓事君無義進退無禮爲不忠不敬之大者矣伏望聖明察臣愚衷即行罷斥亟下考選以應目前之用其推補閣臣點用吏部尚書與卿貳督撫等官皆不可緩併望次第施行天下一

日翕然稱

聖上矣。

翰林  
奏草

五月署吏部印趙煥等請推補閣臣大僚考選

六月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列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具  
揭內閣。

皇貴妃發引。

鄉試主考官順天庶子郭渭諭德朱延禧應天諭德趙秉  
忠洗馬邵景堯浙江檢討鄒以偉兵科給事中李瑾江西  
檢討周如磐戶科給事中韓光祐福建修撰張以誠戶科  
給事中徐紹吉湖廣編修李胤昌戶科給事中姚宗文河  
南太常寺少卿王紀戶部主事徐行可山東吏科給事中

梅之煥戶部署員外郎楊述中山西吏部主事郭士望工部主事王世德陝西東部主事趙士諤兵部主事蕭丁表四川兵部主事張廉徵評事陳向庭廣東戶部主事洪啓聰工部主事繆國維廣西刑部主事來斯行中書舍人沈士茂雲南兵部主事余大成行人王尊德貴州刑部主事王家相行人彭際遇

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部關屢疏上請至七月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亦二百餘年所創聞也

浙江御史李邦華易試舍以甄先是棘關與杭郡廢相連

天順間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于城東廢倉隙地立  
敵雄偉甲天下舊用木舍至是代以甄永絕火患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爲令

是科應天解元張瑋父應登力學工文數竒不偶貴志  
弃世時瑋猶在襁褓母陳氏永葆自持拊而董之卅歲  
輒有文聲屢困童子試會闈中虛堂蔡公以院檄搜遺  
嘖嘖歎賞至是發解人以永鑿歸蔡而以和丸之功誦  
其母云發解後益下帷攻苦絕戶外交布衣蔬食泊如  
也已未釋褐踰坊節于朝得旨建坊旌焉三元  
是楠華亭張拱端履端執端同胞三兄弟中式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聖諭內閣。朕昨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于九月初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駙馬何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好生狂躁恣肆。效尤可惡。着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件回。奏請定奪。此乃伊父素久教子之方。着革了職。爲民當差。教習部官賈之鳳。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可傳示遵行。欽此。諭旨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疏稱四川建昌夷探作亂十分危。

急乞速點巡差以靖地方。又以考察在近。史料都給事中曹于汴已管兩次考察。不便再管。乞另行點選。以重計典。郊祀遣官恭代。

閏十一月初一日。以長至節。賜羣臣宴。邸報

是年日本冒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徽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越亡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徽與書語多狂悖。乞 頒明旨。以憑發遣。時琉球已為倭奴所并。其貢使貢物俱是真倭。定為窺伺。心甚巨測。日本考



時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過饋廂三四，自林中突出，攔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舉爲賦，猛虎行云：邊城猛虎日踴，屬爪磨牙，過軒輊不能噬，虜偏堂馬，餓泉突起，誰爲虞。督年敗北，昆陽戰，今年穹廬益投井，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遭罹恣蹂踐。擇肉能飛似暴秦，考精解學九方堙。一吞數十未屬厭，怙然猶覘道，有人何不結徒嘯，侶靖虜窟雲錦千草還塞，健降人驅馬能幾何。克爾一飽無遺骨，安能弘農化大行，渡河北去，惠蒼生。又安得中黃逞絕技，手搏太行驅爾類。

小品